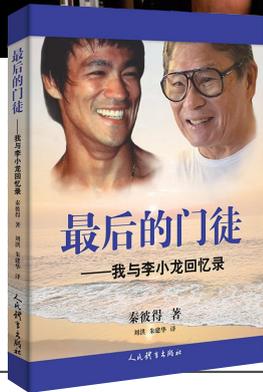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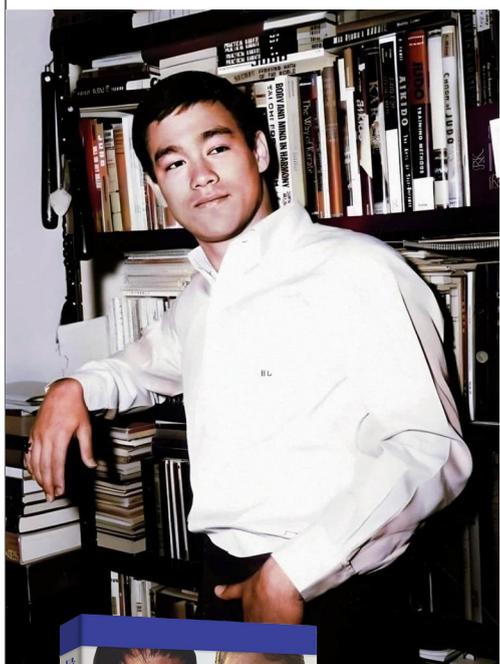


# “真正的功夫，不是飞檐走壁的神话”

李小龙亲传弟子推出传记随笔《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揭秘师徒情谊

当银幕上的李小龙以双节棍横扫世界时，好莱坞摄影棚外的他，正用粤语向弟子讲解“水的哲学”；当《龙争虎斗》的票房震动全球时，鲜有人知这位功夫巨星在日记本里写下“成为东方巨星”的目标后，默默吞下止痛药缓解背伤；当世人惊叹他踢碎下落的木板时，只有那个站在沙袋后的门徒清楚，那一瞬穿透性的力道，源自李小龙多年对自己的精细训练。

近期，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长江新世纪共同推出重磅传记随笔《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本书由李小龙知己好友兼亲传弟子秦彼得撰写，还原真实的功夫之王。



出版年：2025-1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秦彼得

## 深厚情谊亦师亦友

作为李小龙亲自颁发截拳道证书的“最后门徒”，秦彼得与李小龙的缘分始于文化血脉的共振。两人同为校友，少年时期均研习咏春拳，李小龙师承叶问，秦彼得师从叶问弟子徐尚田，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命运让两人有着天然的亲近。1967年，当秦彼得在《星际迷航》片场偶遇李小龙时，这对“老乡”在异国碰撞出深厚情谊。书中披露，李小龙曾主动邀请经济拮据的秦彼得免费学习截拳道：“下周来我家，我会以朋友身份亲自指导你。”

不同于其他弟子，秦彼得与李小龙的交流始终以粤语展开。他们在深夜畅聊金庸武侠，切磋《射雕英雄传》的侠义精神，甚至共同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战略思维。这种文化共鸣让秦彼得成为极少数能触及李小龙精神内核的见证者。

在传统武术中，大师和学生之间往往有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终身的承诺。然而，李小龙解构了这个体系，他并不要求盲目服从，而是鼓励个人成长和批判性思维。他经常说“我不能教你，我只能给你看”，并强调学习是一段个人旅程。这也使得秦彼得与李小龙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师徒或者朋友间的拘束，做到了真正向对方打开自己。“我将他的教诲应用到了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对李小龙来说，道德和诚信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秦彼得说。

## 超前五十年的武术革命

书中首次系统梳理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体系。秦彼得指出，李小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言了综合格斗的诞生：“截拳道不过是个名称，真正要打破的是传统桎梏。”他独创的“牛顿摆训练法”，通过五球连击演示力量传导，解释为何侧踢

“从脚踝到指尖的肌肉协同发力”。他通过拉丁舞节奏训练、击剑步法研究和电影慢动作分解，使李小龙将反击速度压缩至0.2秒。书中揭秘其“硬币把戏”——抛接五枚硬币的神经反应训练，这让李小龙的出腿犹如闪电般迅速，如成龙、洪金宝等感受过李小龙快踢的人，无不对此深有感触。

李小龙摒弃所有套路，要求弟子“当对手肩膀微动时，我的脚已封住其膝关节”。在《龙争虎斗》拍摄现场，他仅用11秒击晕空手道世界冠军鲍勃·沃尔，摄像机甚至无法完整捕捉其动作轨迹。

这些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震撼武术界。当传统门派还在争论“南拳北腿”时，李小龙已提出“综合格斗”雏形。就如同李小龙常说的哲学理念一样，一个优秀的武者应该像水一样，放入杯中你就是杯，放入海中你就是海。

李小龙之妻琳达在序言中强调：“在众多徒弟中，小龙与彼德的关系尤为特殊。彼德虽曾跟随小龙学习武术，但二人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师徒的界限，成为亦师亦友的知己。”

当秦彼得写下“他的教诲如同明灯，指引我前行”时，这位77岁的老人完成了对时代的回答：真正的功夫，从不是飞檐走壁的神话，而是一个武者如何保持尊严，在局限中创造无限。这或许正是李小龙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

著名导演李安的序言则从文化传播角度解析本书价值，李小龙从未想被模仿，他期待每个门徒找到自己的“截击之道”。李安评价道：“它不仅是一本好书，更像是朋友间真挚的对话。彼德的文字中洋溢着对李小龙的真诚和敬爱，让我们身临其境，仿佛在倾听李小龙的呢喃细语。”

国际综合格斗大师哈维尔·门德斯更直言：“本书带领读者走进李小龙的传奇人生，共同探索他一生的辉煌与非凡。”

七七

## 书评

# 《太阳下的风景》中的黄永玉

曩日与友人闲聚，席间侯磊兄弟忽持《太阳下的风景》一册见赠，顿觉触手温润、书香扑鼻，感激之情自是无可言表。

这是黄永玉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九八四年三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书名乃取自书中同名文章《太阳下的风景》。此书小三十二开护封平装本，几乎每篇都附有题图或尾花。许是因为自己文字的首次集结出版吧，老先生似乎特别珍重，不仅自己题写书名，乃至亲自操觚设计了封面。一幅灰调子的轻描淡写的风景，一行古拙道劲的变体行隶，加之左下角那一方殷红的小小名章，已足以让我一见倾心。

我读过黄永玉在后出版的几本著作，给我的感觉，老先生果真当得起“全才”、“鬼才”之称。诗、书、画、木刻、篆刻、雕塑、设计无所不能，又无所不精，其为文之健笔凌厉，也并不逊于彼时的文章大家。然而，读过他这本处女作，我却觉得我对他的判断很可能有不小偏差。倘说他的文字幽默、俏皮、凌厉、恣横甚或辛辣，固然是对的；但《太阳下的风景》里却似乎隐匿着另一个黄永玉，此洵非始料所及，我甚至觉得他简直就是另外的张中行、沈从文、汪曾祺，或黄裳、谷林。

仅以这篇作为书名的《太阳下的风景》为例。尽管在外飘泊流浪多年，但乡愁却始终紧紧萦绕着黄老先生。也许是太爱自己的故乡了吧，在这篇文章的刚开始，他便借用别人之口，比如“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的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这样的说法，来夸赞自己故乡凤凰的美丽，而第二段一开头便又写道：“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

我不敢断言其他书友读完这句话之后的感觉，但在我，却不知它触着了哪端神经末梢，只“我那个城”四字，早已令我生情动容，反复吟咏数遍，却早已是热泪纵横了。他接着写道：

“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其中，除却“红红绿绿”之外，读者几乎看不到任何色彩上的描绘或渲染，然则倘细心体会，我们的通感上又何尝没有色彩呢。如此洁净、轻灵而又恬淡静谧的文字，以及细声慢语、不事雕琢的叙述态度和技巧，我以为只能在张中行或谷林的文字中才或可找到一点影子。倘说，这还仅仅是一幅白描速写的轮廓，还不足以见到作者的丰润醇厚和深邃的话，则不妨再录一段：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上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地地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铎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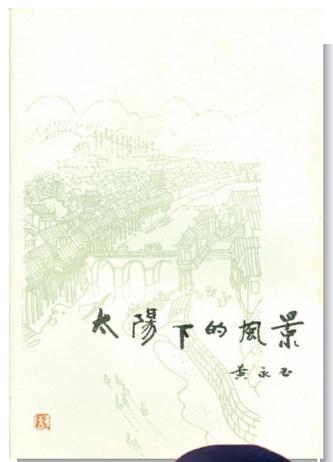
我写文章，通常不愿过多引录，而今却是特例，因为非如此不能明意。上录一段，仍然

白描，仍然不露声色，虽然也出现了“叮叮叮”或“叮叮当当”这样的象声词，但我宁愿把它们看作是一幅白描速写的细部；而且，肯定不是有意的雕刻，它是作家沉入风景之中不能自脱的结果，是深入骨髓的情致的自然而然。这样风格的文字，我们也只有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书中才或可读到的吧。

于是，黄永玉便把这样的文思捉住，并将它转换成图画，安顿在显眼露脸的地方，以表情达意；于是，封面果然就真的是一幅白描速写。不作夸张，不事渲染，也不见任何雕琢的痕迹，满纸都是或疏或密的灰色线条，然而却造成了视觉上静谧温润的效果，准确传递出自己的见闻和情感。此前，黄永玉也设计过不少书籍，但大多是为亲友而为，比如为夫人梅溪的《好猎人》《绿色的回忆》，好友潘际桐的《末代皇帝传奇》、李广田整理的《阿诗玛》等作插图和封面，很有点“友情出演”的意味；但此次却不同，他也已从过去的遭际中缓过神儿来，其心境正犹如太阳下的风景，故其真的秉性、风格也由这封面画自然流露出来，整个画面意境高远，笔墨愈是冲淡，很难想象，这竟是出自多年前画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的画家之手。

不妨设想，彼时的黄永玉，似乎是在某个晴好的日子里，于他的小城之外某个高地上深情地画下了这幅速写封面画。而我们好似就在一旁观看他心无旁骛地忘情作画，我们的视线由他吸引而与他透视的角度一致，但我们不仅看到了太阳下的风景，同时也看到了太阳下的风景中的黄永玉——一个睿智、宽厚、豁达而洒脱的老人在倾情描画乡愁，抒写人间大爱。

群山



黄永玉